

桑榆晚情

老爸老妈的黄昏恋

□ 阿蓉

老爸老妈结婚30年了。老妈性格活泼，说话风趣，老爸却是个不苟言笑的人，老妈对此时有抱怨。

我大学毕业后留在市里工作，哥哥也因结婚从家里搬出另筑小巢，老爸老妈过起了“空巢”生活。闲得无聊，老妈就整天打电话催哥哥，说要抱孙子。一天，她正在唠叨时，老爸在旁边突然来了一句：“你催他干什么？年轻人爱享受二人世界嘛！”老妈嗔他：“你懂什么叫‘二人世界’？”老爸得意地说：“我怎么不懂？”“那我们现在也是‘二人世界’，你怎么不让我享受一下？”“好像也是……要不，我们补上？”

老妈大喜过望，当即与老爸约定共享“黄昏恋”。

老爸不善言辞，但向来说话算数。他先接受了老妈的“爱情培训”，老妈美其名曰“爱情电大”——她租回诸如《我的野蛮女友》、《河东狮吼》之类的碟片给老爸“洗脑”，让其接受“为心爱的人折腰无损男子气概”的前卫理念，再播放长长的韩国爱情片让老爸细细揣摩浪漫之道。老爸虽然不太感兴趣，但也信守承诺，陪着老妈一起接受这些肥皂剧的熏陶。

然后，老爸对“电大”课程开始了一些实际操作。他在早上偷偷起床，笨手笨脚地照着说明书做豆浆，结果被豆浆机发出的巨大声响吓了一跳，把正在洗的杯子都扔了！正在被窝里窃笑的老妈只得爬起来帮他收拾残局。老爸搓着手望着地一的碎玻璃片，讷讷地说：“豆浆应该快熟了吧……”这时，豆浆机发出“嘀——”的长鸣，老爸又跳起来：“怎么回事？”老妈用手指狠狠戳他的额头：“豆浆这才真的熟了！”

天长日久，老爸不但能够熟练地做豆浆，还自创了许多“浪漫”举动。他第一次给老妈送花，送的是一朵在邻居家门口摘的粉红色月季，还一口咬定是玫瑰。第二次送花，是在街上一个小男孩手里买了枝半蔫的玫



(资料图片)

瑰，理由是看那孩子实在可怜。第三次送花，他是在鱼塘边向人要了朵荷花，老妈问他代表什么，他振振有词地回答：“荷花够大啊！”第四次，他在路边拔了几朵矢车菊：“你不喜欢大朵的花，这可够小巧的了！”老妈每次都狂晕，当然狂晕之余也喜上眉梢。

对这些花，老妈都精心地保存着，装在我小时候的糖果罐里。那个粉嫩的印花小罐，盛着我童年的美好和老妈暮年的甜蜜。

由于老爸的积极努力，加上老妈的指导有方，老两口的日子竟过得“活色生香”起来。老妈甚至和老爸研究起了网络，俩人还学会了QQ聊天，哥哥帮他们装了摄像头，我常常在视频里看见他们凑在一起探讨拆字、打字。

下面是我跟老爸的一段聊天记录：

小燕子：老爸怎么变得老来俏了？

夕阳无限好：以前只忙着照顾你们兄妹，日子都有点白过了。不过，你爸现在要与时俱进。

小燕子：哟，老爸的口才何时变得这么好了？

夕阳无限好：呵呵，以前不爱说话就嘴笨呗，现在天天跟你妈唠叨，用多了就灵了，跟以前叫你多开动脑筋是一个道理。

这时老妈在视频里探过头来：“哟，聊出理论来了？”

我打出一串字：“老妈，把老爸送你的花拿来我看看。”

这时视频一下子断开了。老爸发过来一句话：“你老妈害羞了。”

“黄昏恋”也会害羞——原来所有恋爱中的人都是相同的啊！

沧海一票

儿时的洋油灯

□ 李地耕

现在，年轻人对“洋油”这个词儿已经比较陌生了。可是，就在几十年前，中国还被视为石油贫乏的国家，“洋油”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。记得在20世纪70年代，我国经典影片《创业》中有一句台词是这样说的：“中国人民依赖‘洋油’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！”在当时，这句话确实有着划时代的意义。从那以后，“洋油”这个词儿就渐渐被人淡忘了。

我小的时候，谁家晚上能经常点上洋油灯，是让人羡慕的事情。不少人家都是用鸡蛋去供销社换一些煤油以备急用，当然，他们的煤油灯都是用捡来的墨水瓶自制的，既费油，又好冒黑烟。

那时我被寄养在姨妈家，令我最难忘的，就是姨妈晚上摸黑纺棉花的高超本领：她常一面纺棉花，一面给我讲牛郎和织女的传说。在纺车发出的“嗡嗡”声中，我一次次畅想着在长空中遨游，直到伏在姨妈身边酣然入睡。当时，我和姨妈多么渴望能有一盏灯啊！我不止一次地问姨妈：“我们一年需要多少钱买油点灯？”姨妈说：“至少也得三五块钱吧。”每当这时，我都会信心十足地说：“等我长大了，我每年给你寄5块钱，让你天天点洋油灯！”说这话的时候，我看不到姨妈脸上绽开的笑容，只能听出她说话的声音变得颤抖了……

上学了，老师让同学们晚上轮流带煤油灯上夜自习，结果，常常是一个夜自习下来，我们的鼻孔都被熏黑了。老师向我们描述未来的美好生活，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“楼上楼下，电灯电话”。当时，我们无比憧憬这样的幸福生活，在心里，似乎又觉得这只是一个梦想。

大学毕业了，我每年都要给姨妈寄钱，钱的数量远远超过了5元。因为我承诺过，每年的冬天，要让她手提的火炉里不再烧稻壳，而是烧木炭……

如今，半个多世纪过去了，我的姨妈已经作古，我也将步入古稀之年。历史迈进了新的时代，很多人都过上了“楼上楼下，电灯电话”的幸福生活。可是，只有那些经历过许多磨难、忍受过贫穷和饥饿的人，才能真正体会到当今社会的进步，才会更加珍惜这美好的时光。我喜欢以淡定从容的心态去回味往昔，这是为了不忘历史。回味，是为了更加珍惜和面对现在；回味，是为了追求更幸福的未来。



闲话茶馆

□ 陈广智

敬老莫拆老

朋友小李工作忙，平时很少回乡下看望年迈的父母，出于一片孝心，他想把父母接来同住，居住条件又不允许。于是，他和妻子商量后，决定先把老母亲从乡下接来，父亲则由住在乡下的小弟照料。老父老母就这样不情愿地分开了。时间一长，住在城里的老母亲孤独难捱，隔三差五总要回乡下看看。小李纳闷儿：兄弟俩分别赡养老父老母是挺好的事儿，二老怎么还不情愿呢？

现实生活中，这种情况并不少见。儿女成家立业后，大都要与父母分开生活，在赡养父母方面，不少家庭便采取“分开赡养”、“承包养老”的形式。他们认为，这样既承担了赡养义务，为老人的生活提供比较优裕的条件，又能省去不少麻烦，减少了兄弟、妯娌间不必要的争执和摩擦。而居住在城里的子女，更希望把老人接到身边生活，顺便还能让老人帮助照看孩子，料理家务。一些家庭因住房条件差，只能接来父母中的一位，这让老人们有苦说不出。我听到有老人这样说：“老夫老妻相守了大半辈子，没想到为照看孙子，我们倒被拆散了，跟牛郎织女似的。虽然儿媳对我还好，可我跟老伴半年都难见上一面，连掏心窝的话儿也说不上一句……这样的日子啥时才是个头儿啊！”

俗话说“少年夫妻老来伴”，又道是“老来难，老来难，老来有伴比蜜甜”。两个人相濡以沫了大半辈子，如果老来为了儿女还要分离，这种感情上的折磨更让人心酸。

古语云：百顺为孝。作儿女的应该顺应老人的生活习惯，让老父老母和和美美、快快乐乐地生活在一起，这才是真正的孝顺。

影像岁月

我在卓拉山口的日子

□ 李荣欣

我一生的事业是个“圆”，在办广播中开始，又在办广播中结束。最令我难忘的，是在喜马拉雅山中段的卓拉山口对印军广播的经历。

1971年，我22岁，结束在北京大学为期一年的印地语强化培训后，我和几个战友一起进了西藏军区政治部，被分配到了广播队。广播队在亚东边防设有广播组，专门对印军广播。我去了海拔最高的卓拉山口。

卓拉山口海拔4000多米，高寒缺氧，一年中有半年多时间大雪封山，与世隔绝，战士们终年过着“穴居”生活。夏天洞穴中潮湿，睡觉的木板下总汪着水；冬天滴水成冰，形成的冰挂比象牙还粗，稍有不慎，就会被碰得头破血流。

中印双方在中(国)锡(金)边界用大喇叭喊话“对峙”，是从1962年开始的。我方当初是隔着界墙喊话，后来用扬声器，再后来换成了有线广播。我们这些学外语的人承担的任务是播音，每天三次广播，除了读毛主席语录，就是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印地语广播的主要内容。由于山口信号不好，录制节目是让人最头疼的事，往往要录制两三遍才能成功。

由于这里不通公路，我们所需的一切物品都要靠藏民背运。当时卓拉山口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极其贫乏，我们一日三餐只能吃陈米、干菜，味同嚼蜡，要不就是海带煮黄豆。因为太寂寞，一部《地道战》我看过十几遍。为了找乐趣，我们就逗老鼠玩。卓拉山口的老鼠特别大，像小兔子，毛茸茸的很可爱。我第一天到卓拉山口，发现



屋角有几个毛茸茸的小东西在啃圆根(藏萝卜)，就问组长：“咱们还喂了几只兔子？”他笑着说：“哪是兔子，是老鼠！”

卓拉山口的自然条件是艰苦的，可它也有美的一面。每年杜鹃花开的时候，这里到处都是姹紫嫣红，十分壮观。

1972年9月底，卓拉山口遭遇了一场特大暴风雪，我和战友踏着积雪去查线，几乎被冻成了冰人。那次暴风雪持续了几个月，线路实在无法修复，经上级批准，我们停止了对印军的广播。一段时间后，印方也停止了对我方的广播。从此，亚东边防持续了将近10年的“敌对广播”画上了句号。